

厚重与天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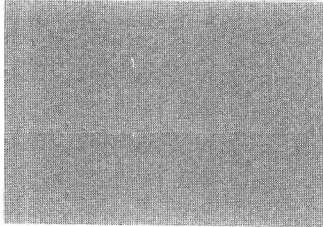
一·个·诗·人·的·日·记

苗 欣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HOUZHONGYUTIANZHEN





一个诗人的日记

1950—2012

厚重与天真

苗

欣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厚重与天真 ——一个诗人的日记/ 苗欣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034 - 4030 - 4

I. ①厚… II. ①苗… III. ①日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622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35 字数: 5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HOUZHONGYUTIANZHEN

序 言

许来渠^①

日记是个人生活的真实记录，可以让个人的一生的经历处于记忆的永恒之中，使我们每个人免于对往事的遗忘。

对此，我以为苗欣先生的说法与感受更准确，更形象。他在《关于日记的几句话》一文中说：“苗欣日记是我这个文学工作者成长的真实记录。每次重温我的日记，我都有重新生活一遍那种感觉。它是我生命历程中的重播。”这里，苗先生用“重播”一词，用得太好了，太妙了，太形象了！因为我想起易中天先生曾说：“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直播。”

这部日记的主人——苗欣先生，是我与之结交十余年，却未曾谋面的最好的文友。他在哈尔滨，我在保定府，相隔两千里，感情却相通，书来信常往，友谊见晶莹。

苗欣先生是资深编辑，著名作家，令人仰慕。更令人仰慕的是，苗先生虽已年届八旬，却精力充沛，并不辞辛劳，亲自动手，将自己六十多年的日记（1950—2012），整理出来，打印成册，即将付梓。他毫无保留地将这部弥足珍贵的日记，奉献给朋友，奉献给读者，奉献给祖国。

最近，苗先生将这部十分宝贵、十分厚重的日记，分三次寄来，让我为其写一篇序文，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更非常感谢苗先生对我的信任，我定要尽力而为之。

捧读这部苗欣日记，我仿佛与苗先生当面晤谈似的，感到非常亲切。

捧读这部苗欣日记之后，深感这部日记的珍贵。它很有文学价值，很有历史价值，很有资料价值。我曾写了一则“顺口溜”，记下了自己读苗欣日记的感受：

^① 许来渠（1935— ），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出版有《许来渠文集》等近二十部著作，退休前曾长期在河北大学中文系执教。

苗欣日记贵如金，
文坛奇珍内里存。
字字推敲精金断，
句句繁荣赤子心。
笔调灵动可人意，
语言朴实最传神。
真情流贯透纸背，
虚怀美德足堪钦。
青少年时记日记，
一路写来到如今。
先生大雅雄风在，
时代风雨历练人。

苗欣先生从上高小就开始写日记，至今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了。最初是当作老师给的作业来写，慢慢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上中学时，因为坚持写日记，还受到老师的表扬。他说：“到了工作岗位，尽管不用交日记作业，我仍然坚持写。”（引文见苗欣《关于日记的几句话》）他体会并认识到“写日记，除了备忘这一用途”，还可以“用以练笔，让笔听使唤”。同时，他的日记在写作形式上也多种多样，“既有读书、看剧、听歌的抽象概括，也有观人、看景、处事的形象描述”（以上引文同前）。因此可以说，写日记成了苗欣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了苗欣生命的一部分，成了苗欣六十年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的“见证人”。往大处说，苗欣日记也是新中国政治历史与文学历史的“见证人”。

在此，我要诚实地告诉大家，苗欣日记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精神。新中国历史上的历次运动，文学艺术上的许多活动，他大都参加了。比如，他在1951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之炒面任务（为志愿军），于晚九点二十分完成矣。很累，同时也很高兴。我直接做了一件有利于朝鲜作战的事。”同年3月9日，他在莫斯科电影院听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他也记下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后来，他也经历了“三反五反”的风风雨雨，参加过“反右运动”，历经大炼钢铁运动、困难时期、“四清”社教、“文革”浩劫等，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他还记下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的第一个文件是“九一八”下发的。一直到2001年，新世纪的到来，他将自己的日记称作“迎春记”，在“迎春记”三字之下，他题写了一首小诗。诗曰：

新的世纪大敞门，
欢迎白发跨纪人；
六十七翁昂首进，
步入人生第二春！

2001年，苗先生六十七岁，自称“翁”，有点过早了。不过，这四句诗歌，真的将苗先生欢欣鼓舞跨入新世纪的兴奋与激情，充分表达出来了。

苗欣先生主要做编辑工作，同时又搞文学创作。他的日记中记下的多是编辑活动、创作心态，也有文坛逸事、读书心得、文章得失以及社会风习等等。他曾接待过许多文学名家，听过名家的报告讲座，参加过多次文学创作座谈会、研讨会，而且与许多名家有过书信来往。比如，他在1986年7月25日，记下了辽、吉、黑三省作家联谊活动开始时，著名诗人公木代表东道主的致辞，并记下了公木先生一首谈“朦胧诗”的诗歌，这首诗对“朦胧诗”颇具讽刺意味，十分难得，也十分珍贵。现照抄如下：

朦胧诗，诗朦胧，
有人说话说不清。
说不清还是不说清？
两边都可能。
话到嘴边有站岗兵，
嘴往西，舌往东。
要问为什么，
我也说不清。

在此，我真要感谢苗欣先生给人们记下这么好的诗歌。这是苗欣的幸运。那么更令苗欣先生幸运的，当是他亲自观看过梅兰芳大师的演出。他在1952年1月14日的日记中记有：“今晚在哈尔滨剧院，看了梅兰芳先生演出的《霸王别姬》。作为一位近六十岁的年长人，一举一动仍能演得那样惟妙惟肖，是很令人赞叹的。”更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在苗欣日记中，我更多看到的是，他做编辑工作六十年，总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辛辛苦苦、高高兴兴、热情饱满地帮作者修改稿件，为他人做“嫁衣裳”。他帮助的业余作者千百个，使他们提高了创作的水平，其功劳可谓大矣。

苗欣先生于1994年退休。退休后有几年的日记，他取名为：

打工办报，边地一“刊”露脸

他“打工”，是被邀去《东北亚经济报》编副刊。所谓一“刊”，指的就是该报的副刊《五彩天地》。他经手编的这个新开辟的副刊，由于着力抓了小小说稿件，并多方面开辟了稿源，使得所发稿件连续多次入选《小小说选刊》或《微型小说选刊》。他又借力发力，通过应约为《小小说选刊》发文等方式作宣传。他在1996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短文、照片及地址在《小小说选刊》登出后，来稿量大增，作者面已波及二十二个省（自治区）及三个直辖市。

《五彩天地》这个小小的副刊，一时间名声大噪。

总之，我与苗欣先生虽未谋面，却神交多年，他写日记态度十分严肃认真，记事连贯清晰，有详有略，通俗易懂，语言简洁，风格多样，读之令人爱不释手。苗欣是位十分勤奋、著作颇丰的编辑和作家，我一向敬佩他。

以上拉拉杂杂说了许多，不足之处，请苗欣先生与读者批评。
是为序。

于河北大学情美斋

2012.12.23

真诚的友谊多宝贵

——读苗欣日记有感

刘新伟^①

2006年9月，我从松花江林业管理局退休后，到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活动，主要是游泳。因我喜欢文学，最初我是与原省作协副主席吕中山的交往较多。2006年他的《与名人握手》一书再版，该书有一篇文章叫《李世昌永远年轻》，引起我的兴趣——何人能永远年轻？文中有这样一段：

一天，我与李世昌在楼前相遇，借闲聊之时，第一次向他提及四十年前为我发表处女作，表达我感激之情时，他的反应竟然让我吃惊。他两只明亮的眼睛望着我，沉思片刻之后，未加可否。我想，他一定忘了我当时的笔名，于是进一步提醒……这时，他还是摇着头，轻声说，不记得了。

日后，他们成为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也是老邻居，一句“记不得”的故事，说出他——李世昌何等样为人、做事，令人佩服。苗欣是他的笔名。

后来，经吕主席介绍认识了苗欣。我也是斗胆，拿一篇不像样的小文，求他指教。几天后，看到他的铅笔批语：“职业的老毛病犯了，大胆地又改了起来。”可想，一个喜欢舞文弄字的人，见到这样的朋友，该有多高兴啊。高兴的是有了老师，有了更多的学习与交流，特别是有了许多话题。

近几年，我比大多数朋友都早地知道，苗欣在忙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要把自己1950年到2012年的日记整理出来。后来他将一些日记的打印稿（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日记）不断地传给我，我不断地读，我们还不断地交流看法，从而也不断地使我加深了对苗欣的尊敬。

^① 刘新伟，退休前系黑龙江省松花江林区工会宣教部部长，曾在《工人日报》、《黑龙江晨报》等省内外报刊发表过二百多篇稿件，是近几年苗欣在日记中所写内容的见证者。

当我看到2009年4月10日的日记，我深深被触动了：

晚上散步时，老吕说，你的书稿（指《太阳的儿子》）校完了，我把弄完的《挺进高寒》部分稿交给你。我说：“行。”

这两位老作家，真是文学上的知己，一个爽快地托付：“交给你。”一个痛快地答应：“行。”

怎么个“行”法？苗欣后来说得明白：“能使多大劲，就使多大劲。”

《挺进高寒》是一部歌颂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的书。老作家吕中山年轻时，曾去那里深入生活。我和活动中心的许多老同志一样，都很关心他的这部书。为了丰富小说的素材，我将六五年前曾参加大兴安岭开发，一直在大兴安岭工作的姐夫李殿盛介绍给吕中山。两次长谈，苗欣都参加了。李曾在文工团工作过，有文艺细胞，苗欣日记（2009年3月25日）写道：

他所讲的与老母猪同睡以应对母猪下崽、崽被冻死的故事，很新颖，是我第一次听说的。李健谈，有生活气息。

苗欣在《〈挺进高寒〉印象》一文中，更称赞李：“此人豪爽，热情，健谈，他知道写小说的人需要什么。”又说：“他的两次长谈，不仅触发了老吕写作《扑打山火》的动机，而且在写作《搜山营救》的时候，更是得益于他的长谈多多，比如迷山以后，人们的行动、情绪、吃食和住处，以及迷山事惊动了军委等。”

在陪吕主席几次采访中，我见到苗欣认真地记，有目的地问，好像是在自己在探宝，努力找到闪光的金子。

搂老母猪的故事写进《挺进高寒》，成为全书很亮丽的一节。

《挺进高寒》成书的过程，也是人间真诚友谊展现的过程，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文人的真诚友谊。

2008年4月到2009年9月，是《挺进高寒》紧锣密鼓写作的关键时期，两位老人的交往也更加紧密。

苗欣日记（2009年4月23日）中写道：

老吕让我把后三章的人名录一份给他，我顺势又大略地了解了其中的内容。不错，进入实质性的部分，老吕的章程就来了。生动，有特点——有属于大兴安岭和铁道兵自己的东西。我今天看第一章，争取今天或明天下午，将这部分看完。

昨天下午，我特意摁他家门铃，告诉他我看完后三章的意见，我

对着门铃大声说：“很好，你撒着欢地去写吧！”他说：“谢谢！”

“你撒着欢地去写吧！”多么真挚的话，又是多么及时的鼓劲啊。

接着苗欣又写道：

下午一时半，我将《挺》书的第二章过完，交老吕（他从五楼吊下“现代化”工具——塑料筐，将书稿提上去）。这一章，较上一章流畅，且生动，有生活气息。我说：

“你这一章上道了，不涩了，进去了。”

苗欣日记（2009年5月31日）中还写道：

昨天晚八时，该我们“三人行”遛弯的时刻。天刚刚下过雨，地上汪着水，广场上没几个人——跳健美操的人，今天没出来。

我说了我对过完的《打火》及《搜山寻人》两章的想法，我说：

打火挺有气势；“十八罗汉”那一节很动人；对于“老蒿”原在队前，发现火光，又甘愿留在队尾的描写，也很感人。

我又说，我只担心书中爱情的两条线。梅花鹿作为伟大的母亲，已“完成”了任务，她应早一些“退出”：或写她死，或写她不肯见武灵吾——认为武还生活在过去的记忆里，而非置身于现实。给许和武留出平台。

我说，书中有一些哲理句，很好。

老吕说，这部分还不够，该加强。

我说，两位地方领导人，不可写得太窝囊，比如金，他能发现、起用“老蒿”，就是一个大贡献——识人。

老吕说，他在地方上工作，没寻人的办法，但他懂得用有办法的人，他就是有办法。

我说，看，这又是一条格言，可以加进去。我给你过一遍之后，你再从“战略高度”——从全局、从那个时代的高度，决定哪一处该细、该加，哪一处该略、该减。

他说，你过一遍后，我改过，你总的再看一遍。

在2009年7月22日的日记里，苗欣写道：

中山已将《挺进高寒》的主要部分，于星期一送出版社。

那天晚上，中山很动感情地说起，我是他的第一首诗的编辑，又是他封笔之作的“编辑”。我纠正他说，长篇小说你可能从此封笔，写别的你不可能封笔。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为国庆献礼忙，我也尽了一点力。他非常愉快，我也很高兴。《挺进高寒》会是一部很有读者的长篇。

老作家吕中山的话是真诚的。但他提到的这个“编辑”，在书的任何一页你都不会找到他的名字。

苗欣说他“很高兴”，也是真诚的，因为他见证了“一部很有读者的长篇”的问世，而且他“也尽了一点力”。

近些年，人们对“友谊”已经打上了问号，质疑人间还有无真诚的、没有任何别的掺和（没有任何交换关系）的友谊。可我们身边的这两位老作家的故事，却给大家一个活生生的答案：这样的友谊，是存在的。无比宝贵。特别感人的是吕主席走了以后，苗欣在日记中写道：

在国庆长假的前后几天里，我的电脑几乎都为中山老伙计忙了——提醒吕家做发《挺进高寒》（修订本）的准备，提醒他们在第一时间应该发走哪些人的书，还自动为他们拟了给某些人的题词（草荒）等，吕家弟妹很高兴。

苗欣同志从最初与老作家吕中山相识，到后来这段情谊的全过程，实在让人羡慕。

苗欣默默地耕耘着，那么淡泊名利，和气安详。天真快乐的老作家，老编辑，老诗人，谁不喜欢与之交往并信任他呢？这是一种“淡定”。它源于苗老对生活的真知与自信。

苗老退休后，他的生活仿佛更加丰富多彩，而且笔耕不息，特别是近些年来。

苗欣日记是他编辑生涯六十载辛勤耕耘的记录，是一位“文学练习生”六十二年奋发努力的轨迹。

愿苗老永远年轻。

2013年1月12日

目 录

序言	许来渠	1
真诚的友谊多宝贵	刘新伟	5
1950—1951		
步入社会，阳光格外灿烂		1
1952		
阅读；思考；初学编稿办报		29
1953—1956		
听访苏报告、名诗人谈诗，多少个初次、首次		43
1957—1958		
配合形势的诗		94
1959—1961		
钟情于儿童文学及其他		107
1963—1964		
个人的，国家的，值得纪念的事		114
1966—1974		
社教记；风和雨		117
1975—1978		
炮艇送行与垦区新事		242
1980		
我的感动和兴奋		257
1981—1982		
去虎舍，“接回”老虎阿姨；帮登记，“检”来一首小诗		265
1983—1984		
陶耶儿歌朗诵会；端午诗会；送书怀远行		271
1985		
才去北戴河，又上镜泊湖		282

1986	
三省联谊，乐山诗会	286
1987	
我最倾心的刊物	293
1994—1997	
打工办报，边地一“刊”露脸	294
1998	
应约写金剑啸生平；贺丛兄创作50周年庆	307
1999	
鼓舞病友，中山写文我写诗；文学之旅，我等与文友谈心	313
2000	
今岁老天无情：一月拽走张德裕，十月又催梁南去	316
2001	
迎“春”记	322
2002	
为童诗选序，诗上“大世界”；探病李冰牧，半月俩天地	338
2003	
贪夜备讲，迎接远来小客人；诗句藏头，书赠邻家老寿星	348
2004	
悼胡昭，文中含泪；鞍山行，参加研讨会	360
2005	
会后归哈，惊闻电脑失窃；公安擒贼来，见否？不！	376
2006	
为《追梦》迟来，致诗人麦穗；迎京都贵客，碾子山赴会	382
2007	
初读昕彤，勤奋而又有悟性；探病丛深兄，手相握竟成永诀	392
2008—2011	
见证一部好书问世，目睹一位好人西去	408
2012	
岁月之河流经于此，恰逢我编辑生涯60年庆	527
附：足迹与友情	537

1950—1951

步入社会，阳光格外灿烂

1950年6月16日^①

光阴过得真快呀，来文联两个半月了。从今天起，把日记坚持下来。

6月18日（日）

照常上班。陈克、王和去参加市总工会在哈尔滨俱乐部举行的大会，我在“家”里读书。

下午，又回到那个家一趟。

晚上，在兆麟影院举行纪念高尔基、瞿秋白的晚会。邓建桥、陶然二同志作了有关的报告。会后看电影：一、《马雅可夫斯基》（纪录片）；二、《我的童年》。

6月23日

昨天晚上在大厅开故事晚会。节目很丰富，诗朗诵、短剧、故事、大鼓等共十一个。比较好的有刘（思群）老头朗诵的苏联一作品，白玉凤的大鼓。

上午，李赤跟我谈，说我在业务和政治学习上不深入，没计划。刘思群也补充了一些。对我改正缺点，有很大的启示。

^① 我的1950年的日记，竟然是从6月16日开始写的，实在没道理。因为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现在在这里交代几句：1949年放寒假后，家里生活发生困难，我便于1950年3月1日考入三联书店，这是我“走入社会”的第一步。中旬的一天，我正在整理图书，我在1949年暑期文艺学园的老师、《文艺工作》报的编辑、诗人李赤来问我：“你愿意来我们那儿工作吗？”我说：“愿意呀！”于是，我就在4月1日去市文联（当时叫文协）报了到。职名文学练习生。

6月29日（木^①）

朝鲜人民军已开始反攻并接近汉城。前些日子写的那首小诗在《少年儿童报》登了。过些日子再写一个儿童故事，暂拟名《逃学鬼旅行记》。

7月3日

稿子再添一段，明天就可以给团报送去了。

晚上，跟陈克他们到兆麟看影片《我这一辈子》，老舍原著。还不坏，结尾悲剧改为喜剧，似乎更好一些。（苗欣后话：当时我真敢瞎掰。）

7月8日

早晨听报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还剩一章就讲完了。下午七点左右，戏曲改进会在文联大厅开招待会，演出大鼓等节目。后崔德印宣布跳舞，舞中间还有小节目。吾借此机会，写了这篇日记。

7月11日

晌午又写了一首短诗《黑熊和两个伙伴》。《学习报》稿费给送来了，三万元^②，存起来，不再胡花，买管钢笔啥的。

7月14日（金）

组织上叫我管理图书室，信心不大，怕搞乱了。

晚上，开工人文工团成立大会。

7月18日

写作态度多少有些不严肃，《纸老虎不可怕》（诗）有些地方很生硬，韵脚差。王瑞超编辑也谈到了这一点。应作为警惕！决不马虎、含糊一词一句。

11月18日

前天吧，在团的会上，谈到年末总结，勾起我出校以来的回忆。差不多一年的过程中，我在各方面又有哪些长进呢？吾不禁耳赤脸烧，甚惭愧

① 当时人们习惯用月、火、水、木、金、土，作为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代号。

② 系东北流通券，不是人民币，约合人民币三元。

矣！当然，在书店工作，尤其来文联这些日子，在写作能力及文学修养上，确实提高了很多。但其他方面呢，政治上进取心不是不像刚接受革命教育时那样强烈了吗？工作上表现不也是疲疲沓沓的吗？

11 月 21 日

房盖上、楼顶上、马路上、汽车上、人的帽子上，甚至鼻子上、眉毛上，都有雪花光临。不但如此，我们还要把美国强盗在朝鲜赶进雪的坟墓！

11 月 22 日

睡觉铃响了，在李子木屋和樵英闲聊。他的写作历史的确不短啊，不过成了包袱，反倒阻碍了他的进步。回想起过去真是津津有味，还给我看了名人给他写的纪念文字。

11 月 28 日

今天写了篇杂文《由狗谈起》。

李赤说，《打狼歌》在《少年儿童报》上发表了。

11 月 29 日

今天检查了一下自己发表稿子的留底，在来文联八个月过程中，共登诗七篇，散文两篇（最近写的七篇没计算在内）。

白天，团市委少年儿童部来一信，云：12 月 1 日在团市委开会，讨论关于少年儿童寒假作业版事宜。如无特殊事，我参加。

11 月 30 日

《打狼歌》在《少年儿童报》五十五期发表了。

到 12 月末，我向团保证写出五篇东西。时事作品鉴赏会于 12 月 2 日晚间召开。我打算拿出：一、《打狼歌》；二、《送哥哥去打美国鬼子》。

12 月 2 日

大胜利！昨天晚上，刘发春在电话里告诉李赤，李赤又转告给我：“击溃敌人十万人，收复六大城市。”今天又亲眼看到了《号外》。和同志们一样，总喜欢把胜利的喜悦传给别人，于是到处告知这胜利的消息，还把《号外》用摁钉钉在黑板上。